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是人渣/张一一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05.6

ISBN 7-80708-046-9

I. 我…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419 号

我不是人渣	张一一 著
责任编辑:朱舒 贾茜	技术编辑:王秀忠
装帧设计:徐莹	责任校对:李海振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880mm×1230mm 1/32	6.625 印张 15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8-046-9/I · 3	
定 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张一一不是张一一

《我不是人渣》是我酝酿多年却一直没有勇气去完成的文字，今儿个终于大功告成了。这个意义简直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还要伟大一百万倍。

《我不是人渣》创作过程中，善良的网友纷纷无比着急地告诫我说：

“一一啊，你这样赤裸地写字，不害怕暴露你的隐私么？”

另有一些张一一先生的红颜知己还这样谆谆教诲我道：

“张一一，拜托换个名字成吗？为什么一定要用第一人称呢？好像你的斑斑劣迹种种罪行还应该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似的！你就不怕影响个人形象或者家庭幸福吗？”

我非常骄傲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们说：

“不怕！”

真是的，我志存高远，我心怀坦荡，我怜香惜玉，我尊师重道，我有文化有理想，我讲文明讲礼貌，我铁肩担道义，我妙手著文章……我是张一一，我怕谁？

提醒张一一先生的都是关爱我善待我的好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也一万个愿意用自己最真挚的少男情怀去把他们的善意珍藏。





我对他们心存感激，并不意味着我曲意承欢。相反，我压根儿都没有想过写一些谁都能写的文字，也绝不会把第一人称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成第三人称，或者把“张一一”遮遮掩掩鬼祟祟为甲乙丙丁阿猫阿狗。张一一就是张一一，张一一做的就是一般人不想做的事情、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一般人想不到的事情、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关心我的这些男女老少大多在中国现在的教育氛围下蹉跎了许多年的岁月，他们并没有把九流三教融会贯通。张一一先生在这里要强烈地声明：《我不是人渣》只是一部振聋发聩震古烁今的青春读物，并非是张一一先生的自传！

至于书中之故事，或有张一一先生一丝半缕之痕迹，然多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李冠“张”戴、移山填海。是以拜托诸君切勿对号入座或是胡乱栽赃，姑作假语村言得了。否则，既坏吾友人之名节，又恐对余之宏伟蓝图不利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人生境界，真个是假假真真，真假假假，真假难分，虚实莫测也。

一言以蔽之，在《我不是人渣》中，“张一一”只是中国当代大学生中既普遍又特殊的一个典型，或者说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其实也可以用马、牛、羊、鸡、犬、彘或者铁子啦、石头啦、傻蛋啦、狗剩啦、华仔啦、阿妹啦、平娃啦取而代之，与现实生活中的张一一先生绝不是同一概念，根本就是两回事嘛。遥想咱还在懵里懵懂念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咏读杂文鼻祖鲁迅先生之《故乡》，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不也唾沫横飞地说鲁迅《故乡》中的“迅哥儿”不是鲁迅本人么？

同样的道理。但结构严谨心思缜密四肢发达五官端正的张一一先生还得要在这里郑重澄清：此张一一非彼张一一！另外，

书中人物或者书中事迹与现实生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张一一先生概不承担任何法律或道德之连带责任也！本序最终解释权归张一一先生一个人所有！

张一一先生于蜗居狗趴桌上白纸黑字
2005年6月11日11时11分11秒



第一章 谁是人渣

我是张一一，张一一就是我。我现在非常有名，我以前并不有名。我以前还非常狼狈。我有名是因为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

好事是我告了中国足协，全国的球迷普天同庆，都咧着嘴巴信誓旦旦说要给我寄钱打官司。当然，他们最后连半个子儿都没有寄，害得我每天早上八点就迷迷糊糊颠着屁股去 ATM 机查余额，ATM 机有生命的话一定会认得我。坏事是我最近出版了处男作《不》。据说卖得挺欢快的，许多靠卖字为生的大爷二奶三叔伯都红了眼睛。我纳了闷了：这又会毒害多少纯洁的祖国花朵啊！

《不》可是一好东西，因为难产的多半不会是差家伙。我写《不》只用了两个月，出版它却用了整整两年。如果不是我告了中国足协，被《足球之夜》抓去瞎折腾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话，这个周期会更长。

《不》已经记录了我大学以前的生活，所以我打算从我的大学讲起。我不会告诉你我所上的大学的名字，因为校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给我这问题青年一千万美金的广告费。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在这里称呼它一声“什么大学”，因为没有人知道能在





这所大学里学到什么，毕业后又能做什么。关于大学，关于未来，我们这些所谓天之骄子的心中远不止十万个为什么。我想所有前赴后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校友都将会为“什么大学”这个别出心裁对症下药匠心独具的称呼的隆重出台而兴奋不已。

什么大学能够收留我纯属幸运。若是按照我平时的考试成绩来大胆预测，我连堕落到什么大学校门的边儿都没有。不要说边儿都没有，简直八字连一撇都没有，更别提在那里苟延残喘鬼混上好几年了。我语文特棒，作文通常满分；英语特水，一百五十分的试卷，从来都没有上过六十分，侥幸答对的四五十分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是瞎蒙的。对英语我分明是少了一根什么筋，反正瞅着它我就觉得难受，是真难受，莫可名状浑身痒痒的难受。

我始终坚信，如果我有本事像游手好闲的孔老二那样周游列国，就可以请得起模样俊俏又解风情的小蜜蜂白天翻译晚上翻滚。高考英语时，我一觉醒来发现只有五分钟就要收卷子了，我居然还有九十五分的题没有做，突然记起有位爷曾经谆谆教导我说“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哇噻，现在不正是那关键的几步吗！大丈夫该出手时便出手，事若不济最多回家种红薯罢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抓起旁边早就打探清楚英语成绩呱呱叫一老实巴交考生的答题卡刘翔同学 110 米跨栏般飞快地抄将起来。就这样，在许多人异样和惊讶的眼神里，我光荣地“考上”了以前白日做梦都不敢梦见的是什么大学。创造奇迹的感觉真好。

什么大学其实是一所挺不错的综合院校。至于它到底有多少院系多少学生，我已无意去考证。我对什么大学从来就没有多少感情，不是没有多少，根本连一丁点儿感情都没有。我很

真诚地认为自己与什么大学之间只是进行了一笔简单的交易，我用三四年火红青春的热情和五六万粉红钞票的沉重代价，去博取一纸文凭。

什么大学所有的职位都需要积极分子唾沫四溅地挤到讲台上上去竞选，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诸葛孔明转世，一定要三顾茅庐才能假惺惺地出山作秀。所以在什么大学里我连一寝室长都没有捞着。至于像评选神圣的“三好学生”之类的美事，对我而言，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般可望不可及。

我现在突然又不想回忆我的大学。回忆实在是一件苍白而无聊的事情。除了无休止地逃课、无节制地酗酒、无数次聚众赌博、无数门考试不及格以及无可奈何地顶撞道貌岸然的教授之外，我仅仅只是代考了两次成人高考和一次高考，仅仅给两三位副市长以上级别的父母官在敝校引见了几位郎情妾意郎财女貌你情我愿皆大欢喜的小蜜蜂。实在是建树无多，根本算不得什么丰功伟绩，不值得像僧人一样微微颌首双手合十在这里道一声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四，空气忽然因离别而变得凝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重复在每一届毕业生的身上。曾经同室操戈的，曾经问候过彼此老妈的，曾经指责过下铺手淫后用别人的毛巾销毁证据的，如此种种，赫然都有重归于好化干戈为玉帛的迹象。

甚至连我也开始变得宽容。阿波大一时借了我一块钱买气球一样的安全套一直没有还，伟哥考试时把试卷捂得严严实实的不让我偷看，勇别在我暗恋多年的女生面前私下说了我许多坏话……这样的深仇大恨，我都不想与他们计较了。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大四安排的课程本不多，不是不多，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周只有十节课，每天就两节，真不知校方怎么好意思依旧收那么高的学费。我曾经联合一部分同志隆重向学校公车上书，企图把这散兵游勇的十节课集中在一天之内全部上完，其余六天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一光辉事迹被院长怒斥为“简直是荒唐透顶”。我后来打听到这事是因为院长的小舅子——承包了学校食堂的那位科威特般富得流油的仁兄百般阻挠而不了了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按照国际惯例，中秋过后就可以不必再来学校上课。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堂而皇之地打着实习或者找工作的幌子到处寻欢作乐，只等来年的六月十八日到学校领取一纸见证了我们挥霍了四年大好青春的毕业证，顺便照一张象征着此生再也不可能聚会得那么整齐的毕业照就算是万事 OK 了。

对于毕业，我多少有些恐惧。我旷课 689 节，重修 17 门，警告 3 次，记大过 2 次，这些都还是记录在案的，得归功于我与辅导员以及个别领导的关系还算挺不赖，不然的话，我连开除一千零一次的机会都能轻松地拥有。

我不知道什么大学会不会给我发放毕业证，我更不知道即使拿了这一纸苍白的毕业证后我又能做什么。四年前我填报的文秘专业是所谓专家隆重推介的未来十年中国的十大热门专业之一，所以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乐不可支地开设这个专业。等我四年后一觉醒来，我所从事的专业赫然已演绎成十大冷门之一。

其实，我应该无所恐惧。我做过牛市长儿子牛泌的家教，虽然他的进步飞快（从零分进步到五十分当然算是飞快），可是离中国高考的要求总还是差了那么一大截，所以我又只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地顺便帮牛泌代考了高考。我记得市长大人帮我办

伪身份证和准考证一共才用了三天。至于那身份证和准考证，我都不动声色地留了复印件，作为日后我老人家穷途末路报国无门时要挟父母官的坚强证据。

那一回我还真是时来运转。那阵子忙着赶小说压根儿就没怎么复习，一不小心却搭上了本科批的末班车。558分的投档线，居然就考了558分，一分都没有浪费，让那个叫什么孙山的家伙无地自容。市长大人手段高强，花了不到十万块钱，就轻松地把他的宝贝儿子我的得意门生送到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北大燕园深造，简直是国家和民族之幸。

因为有这段掌故在里头，我和牛市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望子成龙的市长夫人去伟大首都陪读的那些光辉岁月里，在牛市长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下，天资聪颖的我无可奈何地为他在花枝乱颤的音乐学院挖来了一如花似玉的小蜜蜂。

这从小立志为艺术献身的小蜜蜂在认识牛市长之前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八百块，不久之后她的月薪几乎涨到了八千块。这种巨变只能让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赶紧去做一变性手术，然后傍一达官贵人，挣够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之后，再把男儿之身要回来。回头老子也养几个象牙塔里整日嘀嘀咕咕哼哈哈为了车子房子票子一切在所不惜的如花似玉。





第二章 身世之痛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美丽小镇。说是美丽小镇，其实我压根儿就感觉不出来哪怕一丝半点儿的美丽。

我之所以昧着良心渲染小镇的美丽，说穿了就是往自己脸上贴英镑，多少有些哄抬物价的嫌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面子问题似乎比什么都重要。我认识好几个体面地开着一百大几十万的大奔招摇过市而没钱加油或者要借钱过年的优秀民营企业家，简直对他们如此种种的所作所为崇拜得四脚朝天五体投地，恨不能发自肺腑地叫一声“干爹”。

我一直都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所谓的美丽小镇。即使哪个女人随便敷衍张一一先生说我是谁生的哪天生的又生在哪里，我都会傻乎乎地信以为真并对她心存感激。这世界像盘古先生那样生下来第一天就可以挥动偌大一把宣花斧开天辟地的神童毕竟只有一个。当然，孙悟空先生那样生下来便能翻跟头的也算一个天才。其余的人，除了哇哇直哭之外，还是只会哇哇直哭。

按照现在这个自称是我母亲的女人的说法，张一一先生出生在一月一日，所以她们不负责任地管我叫“张一一”。要是我不争气地降落在三月八日，今天一定会被诸位称为“张三八”。

想起来，那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出生的这个美丽小镇叫做“文星镇”。这个名字来历非凡，可能比什么朱仙镇景德镇之类来得还要历史悠久。至于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老人家远没有吴晗们通今博古。

文星镇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唐朝还是宋代一非常有名的堪舆家游历至此，失声惊呼其为江南第一风水宝地，称千百年后，此地必有文曲星降生，文星镇由是得名。

千百年来，文星镇虽然出过七个进士，离文曲星总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文曲星的悬念保留至今，使得文星镇的父老乡亲生活得异常滋润。他们仿佛觉得未来的文曲星即使不是自己的儿子那一定就非孙子莫属。有希望和憧憬的日子总是美好的。

文星镇到底得名于唐朝还是宋代，在镇里分成两派。从早晨辩论到晚上，两派人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不知道争论了多少年、浪费了多少口水、砸碎了多少杯子、踢坏了多少桌子以及扯烂了多少衣服，却是从无定论。

文星镇的来历，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媲美李自成是否战死九宫山的又一大悬案。据说连镇里学识最为渊博的张别离七天七夜不拉不撒不吃不喝也没有考证出一个所以然来。

文星镇姓文的人占绝大多数，但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却是作为移民的我父亲张别离。

父亲的爷爷原是省城富商，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里，因为经营药材大发战争财，不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家门口，父亲的爷爷只好狼狈不堪地卷起金银细软携娇妻弱子一路逃亡至文星镇并在此定居下来。水土不服加上惊吓成疾，不一年就去见了猗顿陶朱。

父亲的令尊大人不事稼穡不善耕种，终日沉溺于三十二张





骨牌当中。待到我父亲张别离男大当婚合该成家立业之时，偌大家业已经赌输殆尽，张府上下可谓是家徒四壁、不饱三餐、清风两袖、不名一文。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忽从大地起风雷，欣欣然传来划分阶级成分的号召。嗅觉敏锐天生异禀的父亲伺时而动四处钻营，终于被光荣地划分为前途不可限量的贫农。

所谓时势造英雄。父亲以此为契机，一路青云直上高歌猛进，历经二十余年摸爬滚打，居然荣登文星镇镇长宝座并且蝉联了两届。本来大有希望第三次竞选连任，不料后院起火祸起萧墙，镇长夫人一不小心竟在四十四岁这年生下了第三胎——我张一一先生阁下。

若是还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说不定还会效苏联老大哥之颦，弄到一些诸如“光荣的母亲”、“伟大的母亲”之类的表彰。遗憾的是，此时此刻的赤县神州正吹拂着计划生育的春风，于是便或有一直觊觎镇长宝座或有眼红外姓人在文星镇指手画脚的仁兄偷偷地参了我父亲几本。

父亲措手不及，不但丢掉了头上文星镇镇长的顶戴花翎，而且还被勒令作出深刻检查，并处以七十七元七角七分的罚款，真是气上加气。

父亲自从走下辉煌的政治舞台后，不敢闲着，不知从哪座深山宝刹求来了得道高僧的锦囊妙计，乘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倾其所有下海经商，成为文星镇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开始的几年，可能是由于缺乏竞争对手或是时来运转的缘故，敢为天下先的父亲很是发了几笔洋财，一跃而成为文星镇首富。在一片肉麻声中，只读过半部《论语》的父亲虚荣心极度膨胀，不惜血本花了大几十万盖了一幢让文星镇绝大多数镇

民流口水的豪华小别墅，那个曾经被人唾弃的离任镇长“张三胎”，赫然又成了文星镇最受人尊敬的主儿。

一向喜欢附庸风雅的父亲闲来无事，在家门口贴了一副上联，叮嘱镇民“有事当前勤问我”，声称有谁能够对出下联就奖十张“大团结”（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父亲津津乐道的“绝对”三天后不知被谁趁着天黑在门外糊了一下联“无论如何莫理他”。对仗虽不十分工整，却足够把一个想要显摆自己优越感的父亲大人气得不行。

父亲满以为他的财运会同滔滔江水般永垂不朽，一直发达下去。孰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湖上风起云涌，各路英雄好汉纷纷显山露水下海淘金。他们大学里学的是《拉摩的侄儿》，马基雅维利，玩起商战中的阴谋诡计来，我父亲哪是对手！父亲被连坑带骗了好几次之后，财运是再而衰三而竭，生意一亏再亏，把积攒多年的老本赔了个精光。

父亲不甘心就此收山，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企图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然而，他那一套不能够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和一成不变的生意经终究无法适应你死我活的当代商战。父亲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企图力挽狂澜，奈何能力有限，终归无力回天，再加之年事已高，深感此生无望，于是颇露出点下世的光景来。

虽然是债台高筑，父亲却依然陶醉在对过往繁华的回忆当中，丢不开当初人人景仰的张大镇长和文星镇首富的美丽身份。他一直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文星镇事无巨细都应该征求他的意见。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了。东村的儿媳打了公公一耳光，他义正词严地去为公公讨还公道；南村文八爷的烟屁股不小心把文八奶奶的被子点着了，他声色俱厉地痛斥文八爷的罪恶行径；西村六岁的文小明偷了奶奶五毛钱买了冰棍，他兴师动众





地把文小明的老爸骂得狗血淋头说什么“子不教，父之过”；北村的文三奶奶虐待从宁夏远嫁过来的儿媳，他也要苦口婆心地对文三奶奶进行批评教育。

父亲无视母亲五次三番叫他少管闲事的劝告，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文星镇的包龙图”的光环中，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了他文星镇的日常秩序简直无法维持，却不知道自己在左邻右舍表面的唯唯诺诺中，已把男女老少各个阶层得罪殆遍。

这一天，镇上有一对新婚燕尔的小两口不知由于哪方面的稍微不和谐拌了嘴。父亲心想才结婚三天就吵架，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还不把文星镇给拾起来？快马加鞭赶到事发地点现身说法，无非是要求这小两口严肃而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料那从小娇生惯养的新娘子可不是好惹的，把未消的余怒全部发泄到瞎掺和的父亲身上：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人家的家务事都要你来管，你算哪门子惹啊？”

张别离大法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新郎和邻居幸灾乐祸的劝勉下悻悻地落荒而逃。

父亲从这一事件之后，大概也估摸到了自己现在在镇上的真实地位，本想收敛一下自己好为人师多管闲事的脾气，只是一旦两杯猫尿下肚，就又忘记自己是谁了。

父亲原本是不喝酒的，听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后，开始贪上了杯中物。父亲原本吃不惯辣椒，自从知道毛泽东不吃辣椒不革命后，开始猛吃辣椒。父亲原本也不抽烟，不知道从哪本杂志上知道邓小平烟瘾奇大，于是开始学习猛抽烟。抽烟、喝酒和吃辣椒本来只是个人喜好，极平凡的一件事情，父亲非要把这些鸡毛蒜皮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非得生拉

硬扯地把自己和文豪或伟人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些不抽烟、不喝酒或者不吃辣椒的人就低人一等永无出头之日一般。因为父亲常常在人前人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这样一种荒诞可笑的情绪，从而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嫉恨。

父亲在文星镇地位的不断下降，这是幼小的我便能感觉得到的。我曾有好几次不小心亲耳听到几个平时当着面亲热而恭敬地称呼父亲“张爹”的大伯大叔私下里说的是他的名字甚至小名。这是我疑惑的开始。

我开始了解社会，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正读初中一年级。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书包里小心地平铺着期中考试全年级第一名的奖状，兴高采烈地哼着欢快的歌儿骑着自行车回家，远远地看到我家大铁门前聚集着百十号人。

我下了车，看热闹的父老乡亲给我让出了一条路。我看到母亲和姐姐神色黯然地呆坐在我家小别墅的大铁门前，铁门上两幅白色的纸条构成了一个大大的×，×上写着醒目的“封”字。

我气急败坏地捶打铁门，问坐在门前石墩上的母亲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是因为父亲借了银行二十万的贷款做生意已有三年没有如期交付利息，银行已经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给父亲发了传票可是他没有去，今天公安局开了三辆车来了十多个人，本来是要带父亲走的，可是没逮到他，于是把我家给查封了，她也是刚才从外婆家回来才知道的。

我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可怜兮兮而又小心谨慎地问同样六神无主的母亲：“妈，今晚咱们睡哪里啊？”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说：“——好孩子，别怕，一切等你爸回来再说，大不了咱们都住外婆家去。”母亲安慰的话无疑给方寸大乱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顿时不那么害怕了，虽然





心头还淤积着许多被人瞧不起的难为情。我懂事地从书包里拿出平时最不喜欢的英语书，挨在母亲的身旁坐下。

英语单词我一个也没看进去，耳朵里尽是邻居们的窃窃私语或是高谈阔论。大意无非是批评父亲当镇长时如何巧取豪夺啦，经商发迹的那几年是如何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啦，父亲做生意亏了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啦，不应该多管人家闲事啦，不应该自比什么李白毛泽东邓小平啦，诸如此类。总之，父亲那会儿简直成了一个一无是处可以枪毙一千零一次的秦桧或者万俟什么的汉奸和坏蛋。

已经是晚饭时分，看客们开始一拨又一拨依依不舍地散去，没有一句哪怕假惺惺地劝说我们母子三人起来去他家随使用个晚饭或者将就住上一宿的言语。

文星中学中午的伙食很差，我当时已经有些饿了。我贪婪地向平日那些好像还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左邻右舍投过去一个个无辜的眼神后，我的目标受众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视而不见，互相打几个冷皮哈哈之后，如避非典般扬长而去。

他们的冷漠令我童年的记忆不再美好。我分明能够清楚地记得我台湾姑奶奶回来省亲以及我家盖小别墅那会儿他们的谄媚劲儿。他们当时都称我为“一一少爷”，争先恐后地献殷勤，可以为我一个非常幼稚的举动忙得不亦乐乎。今天他们的态度怎么判若两人了呢？是不是看到我家没钱了就不理人了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在我的疑惑中，年将花甲的父亲骑着他的“本田”摩托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把车停在铁门前，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铁门前三下五除二把封条给扯了，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铁门打开。

母亲不无忧虑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

坐牢吧。父亲说，放你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赵庭长跟我是多年的交情，就是他昨天通知我今天不要回家的，他们来这里只是意思一下，这封条是贴给别人看的，没个屁用，你们娘儿几个就别瞎操心了！母亲紧锁的眉头这时候终于舒展开来。

有父亲这番话的鼓励，我和姐姐争着跑进院子扯掉了家门口的封条。就在那会儿，我似乎觉得一向萎靡不振的父亲又成了心目中的英雄。

法院果然没有再来我家找过麻烦，不过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从此好转。姐姐张宜宜在文星镇中心小学教书的薪水很是微薄，大哥张奕奕接过父亲的枪在A城惨淡经营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家族生意。家里的境况眼见是一天不如一天，登门讨债的主儿倒是愈发来得殷勤。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要说服父亲养点鱼种点菜什么的贴补家用，被父亲声色俱厉地无情扼杀，说是会把老张家的脸全部丢光，他张别离以后还要不要做人。

父亲喝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倒在马路边或者睡在家门口的壮举屡见不鲜，甚至开始对母亲和我拳脚相加。我开始厌倦上学，开始和那些以前我一直看不起的差生打成一片，踢足球成为比学习重要十倍的爱好。我还迷上了掷色子和玩纸牌，即使一次又一次输掉吃早餐和中餐的钱也乐此不疲。我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父亲对我的堕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也许觉得我考不上大学似乎更好一些，可以早日挣钱帮他还清债务，上大学可是一麻烦事儿。

母亲对我成绩的每况愈下感到非常不安，可是自己没有辅导我的能力，只好变卖压在箱底多年的戒指耳环什么的换一些烟酒偷偷地去孝敬我的中学老师。辛勤的园丁会在收到烟酒的

